



那天

我們在一起談話



一個多月前傅聰先生來台北的時候，就和沈君山老師約好了要到清華來渡一良宵，而正好那天王浩先生來演講，就請他也留下來，和清華的學生聊聊天。由於場地座位有限，沈君山老師便邀請幾位社團負責人，和他的學生，這樣加起來，物理系的同學佔了一半以上，會場除了李亦園老師還有「聯副」主編痲弦及「聯合文學」發行人張寶琴一行人，總計三十人左右。這次座談最主要是給我們在場同學一個學習機會，親身感受學者與藝術家的風采與思想，獲益之多，實在不是一個沒有親身體驗的人所能想像，雖是如此，我們仍然將它整理出來，也許不能詳盡其中，但同學仍可見知識分子的執著，及對國家民族的關懷。

其中王浩先生的部分較少，因為中途有要事離開回台北，而此次稿件承蒙聯合報提供初稿，和沈君山老師刪改，特別在此感謝。（編者）

哲學一隅

問：請問王先生年輕時為何選擇哲學？

王：（王浩以下簡稱王）年輕時面臨選擇：要實際行動還是要了解世界？後來選擇要了解世界，當時想只有學哲學了。不過家裏反對我學哲學，他們說數學也不錯嘛，要我先唸數學再說。那時代對數理邏輯有點迷信，認為很重要。我雖在數學系，但目的是唸哲學，因此先攻邏輯。到美國後，本想開始研究哲學，但那時邏輯研究的風氣盛，且有具體評估的標準。我想先從邏輯上做點成績，讓人承認，再回頭研究哲學。

問：學哲學是不是需要天分？

王：我以為，哲學應該是全才的人做的，天分當然需要比別人高。學哲學的人最好先有另一樣專業訓練，因為哲學本身太容易使人走彎路，容易使人說空話。歷史、生物……都可以，找一門你進得去也出得來的學問，做了之後你就了解：做學問有起碼要求，做哲學也不應該將那標準放棄。研究別的學科，你知道要找什麼；學哲學，你不知道要找什麼。因此，就很苦惱，老在問，我究竟要找什麼？——可是這也是一種滿足。若你都確定了找什麼，生活內容就比較貧乏了；你如果還能隨時自問我究竟要找什麼，

你如果有那個魄力，就可使生活更豐富。

問：研究哲學，有沒有「迷路」的情況？

王：哲學最大的一個問題是怎麼樣選擇？怎麼樣不注意（disregard）？哲學包羅萬象，牽扯的東西太多了，你不可能每樣東西都研究得很詳細、很清楚。因此如何選出值得你注意的，和不值得你注意的；不注意的愈多，境界就愈高。我的迷路就在能夠不注意的問題還太少。

問：判斷一件事的是非，您根據什麼？

王：許多事物我不認識，我就告訴自己我不知道。能夠知道自己不知道，這也是一個很大的進步。「愛爾非神論」說蘇格拉底是最聰明的人，我想了半天，不懂他為什麼是最聰明的人。我是不知道，但我知道自己不知道；別人卻不知道自己不知道。如果能做到孔夫子所講的「知之為知之，不知為不知」，我覺得就是很大的進步了。

問：人有沒有自由意志？

王：我相信人絕對有自由意志。人如果沒有自由意志，那他不必要活了。但自由意志並不表示不受環境的影響，而是在其影響下，想法子克服；在許多主觀成分中找出比較客觀的成分。這也正是人努力的方向。

沈：（沈君山以下簡稱沈）今天下午王先

生作學術講演時，說到數學家 Godel 在愛因斯坦方程式中，找到一個時間迴轉（time loop）的解，因此對時間的意義大為懷疑。這很有趣。在物理上，這種情形並不少見，像構成電磁學基礎的馬克斯威爾方程式，就有兩種解，一個是先至解（advanced solution），一個是後至解（retarded solution），後至解是果在因後產生；先至解是因還沒生，果就先到。例如今年二月，天文學家看到十八萬光年外的麥哲倫星雲裏有一顆超新星爆炸，因為光線從那個星雲到我們這兒要走十八萬年，我們就說，「事實上它的爆炸發生在十八萬年前，但是，從馬克斯威爾方程式來說，它也可以在十八萬年後才爆炸，數學上一點也沒有錯。但這當然不符合我們的日常經驗，不符合在日常經驗中果試不爽果由因生的金科玉律。因此，物理學家將這樣的解稱之為非物理解，而將之自動丟棄，就物理而言，數學是工具，不是本體。可以說：「凡物理的解答，必要合乎數學邏輯，但是合乎數學邏輯的，未必就是物理解答。」這還是在古典物理，到了二十世紀的量子物理，認知的限制，又更進一層。原子裏的現象，同一物體，往往因觀測方式的不同，而顯現不同的性質。譬如電子，有時像波動，有時又像粒子，真是橫看成嶺側成峯。物理學家爲了要建立一套自我協和（self-consistent）的理論架構，爲了要避免這樣的困境，乃作了

進一步的自我設限：「物理所可以描述，而且也只應該描述的，是實體所產生的現象，而不是實體本身。」就是說，我們不必去追究電子究竟是什麼，只要能解釋電子產生的現象就行了。這種退卻的態度，有些物理學家，像愛因斯坦，並不滿意，但實際上，它使得物理學能很快的進步，免掉在原地打轉。

問：那物理學家怎樣來想它的世界？他心目中究竟有沒有一個世界呢？

沈：當然有，不但有，還應該有三個；一個是感覺的世界，一個是物理的世界，還有一個是真實的世界。感覺世界就是一般人五官經驗到的世界，物理世界是物理學家通過他所經驗的世界，和教學結構結合而創造的世界。物理學家經驗的世界，是經由實驗觀測，當然超過一般人五官能感覺到的，而且，因為儀器的進步，隨時代不同，至於真實世界那是最後的，有那麼一個，可以心嚮往之，卻是不能知的。可以這樣說感覺的世界，大致不變，人類五官的靈敏度，直覺的反應，都差不多，也不隨時間進化。真實的世界，當然是不變。物理的世界，卻是隨時代在變，在這兩個世界間移動，一步步靠近，追求那真實的世界，卻永不能至。

問：請問在足夠大的公設上，是否可以存在一種不美被承認為對也非錯的命題，這些命題是造出來的，還是真正存在？在其他實際的公測系統中，如數學、物理科學領域中，有沒有找到實

際命題的例證，不能證明其對錯的？

王：等於說你家裏有計算機和一個程式，你可以在屬於程式範圍內找到既不能證明為對也不能為錯的命題。



藝術人生

問：一個音樂家除了努力，是不是還要有天份？

傅：（傅聰以下簡稱傅），藝術家第一就是要有分寸。天份這個東西，也就是感受能力很強，對他所愛的東西有強烈的愛，並且有執著追求的勁。

問：在藝術追求的過程，如何能達到客觀與主觀的平衡？

傅：這就是王國維所說的「能入」、「能出」。「能出」，表示有非常嚴明的分析能力；「能入」表示有非常強烈的感受能力。假如只有感受能力，沒有深刻的認識，這樣的藝術等於未經過「火煉」。以我自己為例，我之所以選擇某些作曲家的曲子，第一是因我特別愛這些東西；我愛這些東西是因為我感覺出它們要說什麼，而且感受得比較強。假如我準備演奏這個作品，對它先要有一整體感受，了解其味道大概應怎樣，然後我就從和聲、結構、組織、對位等去捉摸，分析音樂的文法、語言，藉以印證我的直覺。一般來講，我的直覺不大會錯到那裏去，我的分析只是要使它變得更加清楚。習於理性及感性完全的合一，這只有天才可以做得到，像莫札特，就做得好，他的內容與形式已化而為

一，即你說什麼（What do you say）與你如何說（How you say）已成一件事，這是最高的境界，這種渾然天成的境界，很少人能做到。

沈：請傅聰跟大家談談在追求音樂的過程中，創造新境界的經驗。

傅：好的藝術作品非常微妙，像詩一樣同時可有好幾種解釋。有時我在分析過程中會迷路的，越來越糊塗。在這裏，我要借用王國維的（人間詞話），他提出的那三個境界加以說明。

第一境是「昨夜西風凋碧樹，獨上高樓，望盡天涯路」，第二境界是「衣帶漸寬終不悔，為伊消得人憔悴」，第三境是「衆裏尋他千百度，驀然回首那人却在燈火闌珊處」。而最要緊的是沒有一個境界可以跳過，一定要循序經歷。藝術家應對自己的信念執著，假如他自己懷疑先前的信念，這新的信念就應代替他過去的信念。要能做到這點，就是因為沒有成見，才能改變和發展，一定要投入無限的熱情。批評家的長篇大論，很難令人聽了感動。理性當然也很需要，隨時要控制整體與部分的比例問題，小曲子還好，大曲子充滿了辯證的發展，光靠直覺就會很粗糙，使比例錯誤——感情的成份太多。這時就需要意義的控制。

問：您演奏蕭邦的曲子非常細膩。我覺得您的彈法和別人不同，在聲音的強弱以及左右手對比上都比別人明顯。這

在詮釋蕭邦樂曲上有没有什麼特別用意？

傅：周濟（介存齋論詞雜著）不是說溫庭筠是嚴妝，韋莊是淡妝，後主是粗服亂頭不掩國色嗎？王國維說後主詞感情之深就好像基督或者釋迦「擔荷人類罪惡之意」。我覺得蕭邦的音樂正像後主詞那樣，抒情深摯，都是血淚凝成。有些人誤解了蕭邦的作品，以為他體質很弱，詮釋他的作品就認為要很輕很輕。事實上蕭邦很欣賞雄壯和富有戲劇情節的表現。

問：您的音樂感受、國學素養不是在學校教育中求得，而是由您父親一手調教出來的，這一點對您是不是很重要？

傅：一如王國維所說「生於深宮之中，長於婦人之手，是後主為人君所短處，亦即為詞人所長處」。我只度過一小段學校生活，但很不適應，用一個不恰當的比喻，也可以說是長於一個溫室中，並沒有在人際社會中學習到如何與人相處。所以有人說我脾氣很壞。可是做為藝術家來講，這樣也許可以保存赤子之心。

問：感受力特強的人是不是很容易受環境影響？

傅：感受並不只是對一個樂曲的認識，還包括每天每一時每一刻，對任何一個人、事、物的接觸，對音樂感受力強的人不可能對其他的感受不強。時時刻刻感受都很強的人，無形中他會吸

收進很多養料，因此，環境對他無所謂干擾。藝術的成長、改變都是不自覺的。我覺得變總比不變好，有時變好、有時變壞，都沒關係。有的藝術家幾十年來都是一個味道，沒什麼出息，我們甚至期望他變壞一點也好啊。

李：（李亦園以下簡稱李）你彈奏的音樂特別令人感到哀傷。關於這一點你覺得是個人因素，還是民族性格的關係？

傅：東方人與西方人先天就不同，悲劇感比較強。

李：我剛剛聽你講你彈奏音樂是一種自然流露，不是意志所控制的，對此，我也有感觸。真正的文化也是潛意識的，語言也如此。我認為是這種情況，所以外國人聽你演奏特別感受到東方文化潛意識的哀傷。

問：您在演奏時，是否想注入中國傳統的感情，而抒發出來？

傅：其實音樂就是音樂，我並沒有「想」中國文化的事，因為我心裏有傳統的感情，自然而然在我的音樂表現中，就有不可言喻的、內在的聯結，演奏當時並未那麼明顯地去抒發。換句話說：不是「注入」文化，而是在表達時就自然融入了。

李：這正是如果人與樂完全合一，精神狀態是專注的。

問：會不會在彈奏田園交響曲時，腦海中出現田園的影像和聲音？

傅：法國十九世紀有位大音樂家是標題音樂（program music）的鼻祖，他曾說：「Music can only express, can not be described.」而中國人常常喜以字或者音符具體地指明。

沈：藝術上都是自然地溶入，過去的情趣蘊藏於心，然後自然地表達。不是一面表達，一面把文化「注入」。

問：但你不是常說「音樂是我的宗教」嗎？是一種依持？就是平時有困擾煩惱時，音樂能幫你解脫，有淨化昇華的作用，還是音樂本身就是一切，就代表生活的意義？

傅：宗教對宇宙、時空有一種神秘感，無可解釋。音樂是所有藝術中最抽象的、最神秘的，有時我彈一個和弦，就感覺到圓滿，非常和諧，真是奇妙，無可分析，也是不能解釋的感覺。音樂就使我有這種感覺，永遠無法捉摸，是很高的境界，也是很神秘的。我不信基督教，也不信回教，可是很多宗教音樂很感動我。我到回教國家聽他們朝聖時，集體呼喊的「喔，喔！」的聲音就很感動，那是很偉大的音樂。

沈：這是「人籟」化爲「天籟」，因為是從內心深處直接湧出的。

問：關於希臘哲學的發展，是否已提出了具有挑戰性的問題，而具有某種意義？會不會在希臘人本身，就具有冥想玄想（speculation）的傾向。會不會因爲有了希臘人，才有了希臘哲學？

傅：到希臘去，所有希臘人不管男女老少，我都能與他們坐下親切地聊天。以致我覺得民主在希臘發生，並非偶然的現象。

他們很能享受「辯論」，辯論在他們絕不是要壓倒你，而是享受。我所說的希臘人是很普通的希臘人，不是特別的讀書人。希臘精神是很特別的，正如中國思想方式與中國語言有關係，所以他們發明很多概念。這民族有這種的思想方式，才會有這樣的概念。中國人有一種詩的境界，是直覺而不是分析的。我個人就不喜歡長篇大論，而偏愛於詩。

中國人的藝術氣質非常強烈，並非沒有思考能力，而是跳躍性的；感覺十分敏銳和微妙，有時覺得沒有「理」可以說明這些感覺。教音樂時，有時就能與中國學生以心傳心，別有會心，我知道他是真懂了，但卻沒辦法向旁人解釋這種感覺。

沈：即使是說理性文章，中國人也特別注重氣壯，將自己思考的結論，直接表達出來，只要氣勢騰，不太講究表達過程的邏輯謹嚴不謹嚴。例如孟子說墨翟兼愛，就是無父，無父無母，就是禽獸，這樣過程，就是一個前提，

一個結論，中間並無推論，理是不見得直，但是氣勢上給人感覺，好像這樣的人就是禽獸。後來有這樣的一個故事，蘇志泉藏有一部書，說所有他寫的文章皆由此來，而不示人，東坡兄弟好奇得不得了，偷偷去看了，原來是部孟子。「辯姦論」等文章原來如此而來，看完之後覺得義正辭嚴，仔細想：卻並不理直。

傅：中國的悲劇是從壓迫和被壓迫之間開始的，例如「寶娥怨」。而西方從希臘開始，就是肯定人的價值、人的權利；東方到現在還沒解決這個問題。

王：有人說中國文學的缺陷是沒有悲劇……

沈：中國文學裏的悲劇是感性的悲劇，沒有知性的悲劇

問：像希臘的悲劇，要愈想才愈覺可悲，而愈會覺得是人性矛盾的衝突而不得不然。但中國的悲劇，像傅聰提的寶娥怨，不要去想而要去感覺，愈感覺愈悲從中來。一分析這悲就沒了。在哲學科學方面也有這樣趨勢；像孔子的論語，從開始就是一段段的斷語，就是他老人家經驗思考的結論，完全沒有辯證的過程。因此也用不著去分析。只要你接受就是了，韋伯說儒家文化注重實質的理性而忽視程序的理性就是這個道理。這是其一。其二是從哲學到科學，都是實用性價值很重，因此沒有建立形而上的思想體系。

王：你這樣大發議論，今天有搞中國哲學的在座，一定不會放過你。

傅：中國文化的幅度很大，中國人的感情幅度也很大。

沈：我認為，西方的悲劇是衝突的——人和自己、人和神；而中國的悲劇是一種感覺，另外一方面中國的藝術較偏重實用。

李：但是君山提到的「實用」，我很贊同。中國式的藝術比西方趨實用，重品味。譬如一幅畫，要看能不能掛在牆上。古代的音樂多少也有這種傾向……。

傅：那不見得，你看長卷怎麼掛啊？

李：即使不掛，也是重品味的；實用性比西方強。

沈：基本上這是儒家思想的表現至少在科學上是整個被實用性支配了，能把每一樣技術都發展得很高，但沒有發展出整套的形而上的科學體系。就歷史的發展來看來，這有好有壞，尤其在天文方面因為沒有預先設定一個結構，因此一切都是客觀記下來的。假如先有了一個哲理體系，那它的發展就反而有妨礙了，哥白尼和達爾文的學說傳入中國，並沒有受到當初創建時西方對它的反對，也是一個好例子。實用性和包容性是中國文化的特色吧！

沈：最近大陸上有一圍棋棋手連勝日本最强的八位棋士，這在中國圍棋史上是了不起的紀錄。他是大陸培養出來的。不像吳清源和林海峰是由日本培養出來。政治制度有兩個目標，一個是能給大多數人過幸福的生活，台灣

的自由經濟制度能做到這一點，另一點是如何使民族的菁英分子、特殊人才能夠竄起，像俄國的杜思妥也夫斯基，在那樣的專制制度下卻能夠出來；有時會不會因為特殊的制度，逼使特殊的人物專心在某一方面發展，而造成特殊的成就？因為他如果不在這方面專心追求，生活條件、境遇會更糟。

傅：我的感覺正相反。中國之大，人口之多，充滿了可能性，照理應該出更多的人才。大陸埋沒的人才太多，只能說母數太大，所以還是有人出頭。

沈：我有時覺得在自由發展、競爭的社會，個人的成名常在尚未成熟以前就達到高峰，不論是藝術、文學、科學的人才，都想要很快使他人認同他的成就，因而無法達到成熟的境地。事實上他應該慢慢地蘊釀成熟，以後才能真正地成為「大師」，能夠超脫一般世俗的標準。成熟度應是在一種文化氛圍中長期浸淫、經過磨鍊以後才能達到的認識或人品。可是，現在在自由經濟制度下，廿幾歲就期望出人頭地不斷的被迫競爭，然後又一直怕被打倒。這有點像來亨雞總不如土雞夠勁。

問：如果一個中國人不生長在中國，沒有接觸到中國文化，他是不是還能有文化情懷和歷史使命？

李：關於這一點，不能把文化和地理的區域相混。在地理的中國以外，如在新加坡的某一地區還要有濃厚的文化氣

息。這當然不包括李光耀等受西方教育的人而言。你所指的文化是上層文化。中國文化有大傳統與小傳統，外表看來大傳統與小傳統不同，骨子裏的邏輯和文化法則都一樣。我研究的是小傳統的文化，和古典的中國文化不一樣，但這種鄉民的文化，仍是中國文化的一部分，而且非常地深厚。例如：台灣受日本統治，後二十年日本人非常有意地想破壞中國的小傳統文化，尤其是管新竹市的憲兵隊隊長最恨小傳統文化，使新竹受害最為嚴重。但日本軍隊走後沒多久，就全恢復了。

沈：這十幾年來，我在國外接觸到很多大陸知識青年，我覺得他們因為一直生活在強調政治的環境下，思考意識的能力較強，但因為幾番被利用，幾番幻滅，對一切都懷疑，對一切都虛偽。反觀台灣的青年，聯考教育加上功利主義，不大去思考，也許缺少崇高的理想和深穩的認識，但反而還保持部份的純潔和部份的誠實。傅聰，你覺得怎樣？

傅：大陸是一定要規定一個模式，讓你在那模式下思考。我不知道那不是一種思考能力，就是能說會道而已。詭辯在中國倒是大大的發揚光大。我常覺得雖然中國人常說孔子的傳統，但其實蘇秦、張儀的傳統在中國大陸很厲害。大陸上社會輿論也很厲害，常東家長、西家短；要發展個人主義是很難的。

李：你說到文化現象中一個深沉的弊害？

沈：還有就是權威傳統。共產主義在中國能「得勢」，其原因在列寧主義的政治鬥爭方法，而在馬克思的經濟思想體系。黨權專政這一條路，只有蘇俄和中國非個人主義的傳統中，容易發展，但是它的發展，在「革命」上也許是成功的，在革命後的建設絕對是失敗的。談到價值觀念，知識、金錢、權力是三個層次的價值。知識給了別人，自己不會少，自然容易和諧無爭，所以柏拉圖的智王社會，把知識當作最高的價值，這是最理想。其次是金錢，金錢給了別人，自己少一點，但還可以再賺，總值不受限制。權力就不能分享，總值一定，你權多了，別人的權就少。資本主義把金錢作最高的優值，雖不理想，還有消極的自由。共產主義要消除經濟上的不民主，只有用政治上的不民主來取代，結果就是把政治權力當做最高的價值，大陸上的問題，就在於權力掛帥，「權權權，命相連」，權力和愛情一樣，都是眼睛裏容不下一粒沙，都是不能分享的。人性總是想追求超越（Superiority）。把權力作為最高價值的社會，人一定互相猜忌懷疑，是非常可怕的社會，也許只比把愛情的獲得作為最高價值的社會好些，想：金瓶梅的世界！

問：現在大陸開放政策是否可以繼續維持下去，或那種政治制度根本使這種開放政策無法維持下去？

傅：我沒有辦法預言。不過感覺上，歷史

是無法再倒回去。現在發展到這種階段，走彎路和走回頭路還是經常會發生，可是整個傾向還是要往前走，因為所有人民的心態是如此。這也是唯一的希望。

李：我們下午和王先生談到張光直有一套世界社會發展以政治的變遷、發展為主動力；這和西方式以物質經濟為主動力不一樣。在他看來前者才是人類社會變遷最主要的主動力。現在中共是馬克思的酒瓶裝中國酒。

沈：恐怕連馬克思都不是，只是列寧那一套，是貼了馬克思的商標，用了列寧的瓶子，裝的卻是中國酒，馬克思也好，列寧也好，都不能預估科技這個大變數。照馬克思的歷史發展法則，資本主義解放生產力，但加深了經濟的不平等，然後社會主義解放生產關係，用政治力量來消除經濟的不平等，最後到共產主義的自由社會。但新技的任何級數發展，整個改變了生產方式。生產力的突破使得剩餘價值的分配不但不是惟一，而且也不成爲主要的問題。而白領階級智識份子也取代了藍領階級成爲勞動主力，生產關係會自動調節，用政治力量來干預，弊多於利。列寧國家工具一黨專政的一套對於革命及革命秩序的建立，在落後地區是有效的，但對革命後的科技建國，有絕對內在的矛盾，黨的專政必然導向官僚系統和權力凝滯，流水不腐的反面便是止水必腐，現代新技的突破和管理，要靠自由競爭，要靠自由思考，要靠取反教條和敢懷疑

的人才，這就是大陸今天面臨的問題，那酒瓶不管用了。

問：王先生的看法如何？

王：我十年前已經回到象牙塔裏去了。

其實私下我們又和傅聰先生聊了許多，雖然身為藝術家，仍然可以讓我們感覺他對中國的情愫，對我們的期望。那種對中國的感情，不僅可以在他的琴聲中找到，在他的言談，他的舉止，都讓我們欲罷不能。

